

东京一年

□蒋方舟

1786年9月3日凌晨3时,37岁的歌德提起行囊,独自钻进一辆邮车,逃往意大利。

那时候的歌德在魏玛已经生活了十几年,身居要职。他出逃并非是因为走投无路,而是他发现自己的人生不知不觉被套上了一个齿轮:白天忙于政务,业余创作一些爱情诗,生活把创作热情压榨得干瘪枯竭。

他有朴素的直觉:这样下去不行。因此他抛弃一切,逃到了心目中的乌托邦——意大利。他在那里生活了一年零九个月,足迹遍及整个意大利,从城市到农村,他喜悦地目睹并且描述着岩石的硬度和空气的弹性。

歌德在意大利完成了《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亚》,写了《塔索》《浮士德》的部分。意大利拯救了他,把他从成为一个庸庸风雅的公务员的命运齿轮上解救了下来。

2016年,我独自在东京生活了一年,东京也拯救了我。

有生以来第一次,我度过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,没有目标与意义,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。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时间拉得很长远,把浓度稀释,才能填满一天,所以我必须认真凝视美术馆里的每一幅画,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,认真地把每一个念想变得绵长。

认真也是孤独的结果。我几乎不会日语,大多数时候面对别人只能微笑点头,无法建立任何情感联系,更无法在人际交往里投入什么热情。说实话,即便会日语也无助于我缓解孤独。东京是一个人情冷漠的城市,如获得芥川奖的作家、搞笑艺人又吉直树在《火花》里形容的:“东京这个地方,聚集着从各个地方来的人们。从前在乡下时,从漫画和电视剧里看见的东京,虽然灯火繁华,但人总是很冷漠。上京后我才明白了,那

并不是冷漠,而是因为身为外来者的大家都心情紧张。外来者进入东京这个城市,一个个都表现出不要被吃掉的紧张状态,终于成了一个集合体。”

我在东京的生活仿佛在一种看不见的屏障中,无论是走在拥挤的表参道或涩谷,还是被裹挟在人群中去看花火大会,我始终感到人群是幻觉,我在与自己交谈。

被迫的认真与被迫的隔离,把我从之前一直在被动加速的跑步机上一般的生活解救了下来,让我重新获得了观察和思考的能力。

这几年我很反感的一句话是:“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。”

“眼前的苟且”与“诗和远方”是一对虚假的对立。我在东京一年的生活表面看是“诗和远方”,生活在迷人的异域,鸡毛蒜皮消失了,可东京的生活同样存在着无奈的人性、琐碎的沟通、窘迫的算计与虚伪的寒暄。另外,网络的发达让“远方”的概念消失了,我身在异国,却时刻关注着国内的人与事,为我触手而不可及的苦难感到悲伤。正是这些并不美好的细节,构成了生活的全部。

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爱读作家的日记和信件——不仅仅是出于某种窥私癖,更是因为那仿佛是一种反向的摄影。作品是艺术家生命的结晶和照片,我通过日记和信件,把那凝固一瞬的风景在时空上进行扩展,看到了他们完整的艺术生活。

所以我也保留了自己日记里那些絮叨的呓语和局促的社交,全部摊开来,有种“全暴露了”的快感。

歌德在罗马给自己的亲朋写了一封信,信中说:“我将变成一个新人回来。”

重获新生的歌德其实并没有变成一个新人,就像在东京度过的一年并没有把我变成一个新人,我们只是更像自己本来该成为的样子。

大家V微语

满山菅芒花

□林清玄

●屋顶平台的水管边,长出几丛菅芒花,每天在风中摇曳摇曳,好像对我说:“秋天了,秋天了,出门看风景吧!”我沿着山坡小路散步,看到满山的菅芒花正盛开,菅芒花在秋天最美,是人人知道的,但是很少人知道,菅芒花最美的颜色是即将未开之际,那时它是浅紫色,仿佛空中的紫水晶。

●也很少人知道,菅芒花在月光下最美,衬着墨蓝色的黑夜,点点银芒散在山坡野地,总使我想起萤火虫在稻田边飞来飞去的情景。最美的菅芒花,是在它飞散的时候,有如流逝的灯笼星火。

●看着秋天满山的菅芒花,我就想到在屋顶上的菅芒花,是不是从这山坡飞翔而去的种子呢?而屋顶上的菅芒花一旦成熟,种子会飞去哪里?会不会飞回这一片山坡?菅芒花随风飞翔,落在任何环境都努力生长。

●肥沃的山坡与贫瘠的屋顶,都不能阻止菅芒开美丽的花,人如果富裕或贫贱,是不是也能维持同样的志气呢?

菩萨蛮 立冬会友人 □张翼

初冬塞外飞新雪, 友人来小院,
长林素净妆山岳, 热酒一杯满。
翘首望高天, 对饮话风霜,
初心云水间。 窗前几缕香。

那些年那些事

那年的国庆节

□王忠范

上个世纪1969年的10月1日,是我回乡种地当农民的第一个国庆节。在东北农村,国庆节不但没有放假这一说,而且还要起早贪晚地到田间干活,因为这时正是秋收大忙季节。上工的铮铁声刚一响起来,男女社员就手握镰刀笑呵呵地走来,都觉得劳动过国庆节挺有意义的。跟我有来往的沈阳女知青小李带来只有集体户才有的半导体收音机,说地头休息时听听首都的国庆盛况。她悄悄地递给我一个眼神,还有脸上那一朵笑。

这天湖蓝色的天空洁净透明,阳光格外灿烂,晨风不时刮来五谷的芳香。那时乡村都是大集体,劳动自然是“大都哄”了。几十号人站在田头,看满地的大豆都落叶子,豆秸和豆荚已经变黄、变黑,哗哗啦啦摇铃,让人顿生沉甸甸的收获感。而那蹦出豆荚的豆粒,真像秋天的脸,金黄金黄的,惹人喜欢。生产队长往手心里吐口唾沫,一弯腰,开镰了。大家一人抱一条垅,你追我赶,说说笑笑,那场面挺有气势的。干在前面的队长不时回头叫号:“今天是国庆节,谁也不能落在后头当打狼的。”后面的几个老娘们扯着嗓子大喊:“轻点咋虎,小心撵出你的屁来!”我们这些知青谁都不肯落后,干得虎虎实实,像比赛。其实割豆子是又苦又累的,大哈腰,头朝地,使着劲拉拽镰刀,汗珠子啪啪啦啦往下掉。而挑豆颗那手指的指尖,被豆角尖扎得血糊糊的,挺疼的。可没人喊苦叫累,都是高兴的样子,因为国庆节,



也有丰收的喜悦。

公社工作组的组长刘才来了,说要跟大家一起劳动过国庆节。刘才这家伙穿一身黄衣服,总是组织批斗,可啥也批不出来,挺琢磨人的。

小李直起腰来,可着嗓门说:“欢迎公社干部下地干活,就割我这条垅的豆子吧。”本想装模作样的刘才没辙了,只好蹩着屁股干这上趟子的活。小李去规弄豆铺子,走到我身边时小声说:“累累这小子,今晚叫他抓着猫尾巴上炕。”我扯下挂在脖子上的毛巾递给她,她擦一下额头上汗后,冲我一笑走了。

一里半的垅头子割到头时,就接近10点钟了。大家坐在地头上歇气,有抽烟的,有喝水的,还有磨刀的。这时,小李打

开收音机,放大音量,北京天安门前欢呼的声浪立刻传来,我们也激动地跳跃鼓掌。小李站起来大声说:“庆国庆,咱们唱歌大联欢!”田头立刻沸腾起来,有的唱《敬爱的毛主席,我们心中的红太阳》,有的唱《北京的金山上》,有的唱《毛主席号召咱农业学大寨》……热热闹闹,真的过节了。大家看我和小李有点那个,就鼓动我俩来一个二重唱。架不住经久不息的掌声,我和小李便唱了一支《毛主席派人来》。这时有谁提议让我俩唱《康定情歌》,也许因激动,就动情地唱了起来:“跑马溜溜的山上,一朵溜溜的云哟……”刚唱到这,刘才咋咋呼呼说这是黄色歌曲不能唱。知青们挺身而出挡住刘才,说都是知青脑子一热唱的,谁敢上纲上线!那个年代一般情况下没人惹知青,所以刘才一扭头气呼呼地走了,我带头叫喊起哄,大家伙好像特别开心。

国庆阅兵雄壮的脚步声、口号声,又从小小的收音机传出来,回响在田野地头,也激荡着人们的心潮。男女老少排队列队,小李指挥,合唱《歌唱祖国》。“五星红旗迎风飘扬,胜利歌声多么嘹亮,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,从今走向繁荣富强……”歌声在10月1日的上空缭绕,歌声在田野地上扩散。这样,大家割地的劲头更足了,谁都想把歌声、汗水和金色的丰收全都献给祖国,在1969年国庆节这天。也是这天晚,小李和我头一回到老榆树下约会。

先父在时,说教总趁机会,不轻易出言,想是怕坏了我的胃口。尤其是关于某些难教难学的知识或手艺,若不攀问入里,他仿若全无能为力,往往只是应付几句。除非我问到了关键上,他知道我有了主动求知向学的兴趣,才肯仔细指点。

那是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,我无意间翻看了书橱里的几本风渍书,纸霉味腐,字迹斑斑,字体粗黑肥大,个个都认得,可是通句连行,既不会断读,又不能解意。但仍把看很久,觉得太奇怪了,只好请父亲给说一说。

那是一套名为《史记菁华录》的书。多年后回想起来,当时捧在手里的,是给父亲翻烂了之后,重新用书面纸装帧过的小册子。父亲接过书去,卷在掌中,念了几句,说:“不懂也是应当。这是《项羽本纪》。”

这一天晚上他给我说了楚霸王自刎在乌江的故事,却始终没解释书上的文句为什么那么写。我最后还是忍不住问了:“为什么你看得懂,我看不懂?”(其实我想说的是,为什么每个字我都认得,却看不出意思?)

父亲回答的话,我一辈子不会忘记:“一个个的人,你都认识;站成一个队伍,你就不认识了。是吧?”他把手里的书往桌上一扔,说,“这个太难,我说个简单一点的。”

接着,他念了几句文言文,先从头到尾念了两遍,又一个字一个字地解释。在将近五十年后,我依旧清楚地记得字句:“公少颖悟,初学书,不成。乃学剑,又不成。遂学医。公病,公自医,公卒。”

公,对某人的尊称。少,年纪还很小的时候。颖悟,聪明。学书,读经典。学剑,练武功。学医,学习医术,给人治病。卒,死了。

他说到“死了”时,我笑了,他立刻说:“懂了?”

那是一个笑话,描述的是一个令人悲伤的人。没有谁知道那人在死前是不是还医死过别的病人,但是能把自己活成个被称为“公”的人物,应该还是有些本领的,只不过这中间有太多未曾填补的细节。

父亲说:“文言文的难处,是你得自己把那些空隙填上。你背得愈多,那空隙就愈少。不信你背背这个‘公’。”

“公少颖悟,初学书,不成。乃学剑,又不成。遂学医。公病,公自医,公卒。”

这是我会背的第一篇文言文,我把原文背给张容(作者之子——编者注)听,他也大笑起来。我说:“懂了?”他说:“太扯了!”

大部分孩子在课堂上学文言文时会觉得痛苦,是因为乍看起来,文言语感并不经常反映在日常生活之中。可是,日常生活里也不乏被人们大量使用的成语,这些话俯拾即是,人人可以信手拈来——仅此“俯拾即是”(出自唐代司空图《二十四诗品·自然》:“俯拾即是,不取诸邻。”)、“信手拈来”(出自宋代苏轼《次韵孔毅甫集古人句见赠》诗:“前身子美只君是,信手拈来俱天成。”)二语,都是文言;只不过谁也不需要读过、背过司空图和苏轼的全集后才能使用这两个词语,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已经将文言文自然化在几千年以来的语体之中了。

然而,一旦要通过文言叙事、抒情,就得理解那些空隙。我们单就“公少颖悟”这一篇来说,一共九句二十五字,行文者当然不是要颂扬这个“公”,而是借由一般行状、墓志惯用的体例、语气和腔调来引发嘲讽。那些刻意被省略掉的生活百态、成长细节、学习历程、挫败经验……通通像掉进沙漏的底层一般,只能任由笑罢了的读者自行追想、补充。你愈是钻进那些不及展现于文本之中的人生,缝缀出也许和自己的经历相仿佛的想象经验,就愈能感受到那笑声之中可能还潜伏着怜悯,埋藏着同情。

从用字的细微处体会:“初”“乃”“又”“遂”领句,让重复的学习有了行文上的变化,可是末三句显然是故意重复的“公”字,却点染出了一个一事无成者此生的荒谬感——即使它有个悲剧的结局。九句,每句不超过四个字的叙事,的确到处是事理和实相上的“漏洞”,却有着精严巧妙的章法,读来声调铿锵利落,非常适合朗诵。

不信的话,可以试试。

此外,我们可别忘了: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开篇介绍了项氏“世世为楚将”之后,就是这么说的:“项籍少时,学书不成,去;学剑,又不成。”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张红宇
一版编辑:赫巍利
一版美编:冯漫图
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